



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

葛和林：战争年代机智战斗 和平年代致力电缆

葛和林（1911—1984），清安乡人。1932年2月在溧阳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3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电机系。曾任湖南大学教授、昆明中央电工器材厂第一厂工程师、中央电工器材厂上海制造厂厂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上海电线厂厂长，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工局主任工程师、副处长，上海电缆研究所副所长、总工程师，兼任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、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第一届理事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，第五、六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
葛和林是我国电缆工业的创始人之一，全国解放初期，他主持了电力电缆、通信电缆和橡

套电缆车间的设计工作，主持设计、制造了我国第一套油纸绝缘电力电缆及纸绝缘通信电缆等全套设备，从而使我国有了自制的电话电缆、矿用电缆等，打破了外国对我国的封锁。1959年，他提出电缆蒸发冷却理论，并进行了试验论证，早于日本有关专利发明十年。1964年，他主持试制成功充油电力电缆，为后来的电缆研究发展打下了基础，为发展中国的电线电缆工业作出了贡献。葛和林在学生时代就参加革命活动，曾两次被捕，坚贞不屈。上海解放前夕，他遵照党的指示，保护工厂物资，与敌人进行了坚决、机智的斗争。“文化

大革命”中，他受到严重迫害，但仍然利用“靠边站”的时间，参加编写《电工手册》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他欢欣鼓舞，凡是邀请他审稿、编辑、主持答辩，他从不推辞。1983年11月，他不顾年迈体弱，回到溧阳，为家乡提供了党史、县志资料，并对家乡的工业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。患病期间，他还带病参加会议，重病入院后，仍携带论文稿件，在病榻上审阅，直至心脏停止跳动。



看过一个动图，只有短短的8秒，但满是震撼。动图的标题字是：“一缕秋风起，一季清秋凉，一地落叶黄。”秋风起，清凉至，树叶黄，那是怎样一个场景，秋风掠过，满眼的金黄，不沾染一丝丝杂质的灿烂的颜色。那种金黄，耀眼得惊心动魄。从此，对银杏有了不由自主的期盼。

那惊鸿一瞥的动图，让我不厌其烦去反复观看。那一排排，一列列的银杏，宛如身穿锦衣的仙子，在秋风中起舞翩翩，而铺满地面的那厚厚一层的银杏叶，仿佛大地上金色的地毯，优雅中透着高贵。心里想着，如果我在那里漫步，会不会脚下传出沙沙美妙的声响。秋风将吻遍我的全身，我陶醉其中，乐不思蜀。

秋风起，不能不想起德富芦花的黄金翠锦。他的文字精妙无比：“屋后有一株银杏，每逢深秋，一树金黄，朔风乍起，落叶翩翩，恰如仙女玉扇坠地。夜半梦醒，疑为雨声；早起开门一看，一夜过后，满庭灿烂。屋顶房檐，

无处不是落叶，片片红枫相间其中。我把黄金翠锦都铺到院子里了。”

当年就为这段描述而有了憧憬。幻想着有一天，亲临其中，微闭双眼，秋风乍起，周围全是片片金黄。这是属于我的黄金翠锦，是心灵的归宿。眼中金色繁华，内心波澜不惊，静享秋意，岁月静美。

秋风徐徐时，总有一个地方闪现在脑海，出了大门往左拐十分钟有一个公园，那里有一个荷花池塘。荷花绽放时，荷叶田田、荷花吐着芬芳。秋风掠过，也会惊艳于它的孤芳自赏。如今，夏去秋来，繁华过后的池塘在秋风下有了几分萧条。曾经的惊艳到寥落仅用了一季，没有昔日的风采，那些倾斜着的显得荒凉的，不久前还是盛装袅袅的荷花，隐去了亮丽的外貌，仿佛入眠。

秋风起，不冷不热，刚刚好。小时候不太喜欢秋，嫌弃它没有春天时的百花盛开，没有夏日的奔放，更没有冬的内敛。但秋风，让岁月有了味道。



“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。”这是白居易《琵琶行》中写荻花的千古名句。荻花尽管春日萌发，夏日茁壮，却在暮秋深情绽放，直至霜冷凋零，自在而笃定。

自古以来，芦和荻就为人们所喜爱。荻花，形状像芦苇，地下茎蔓延，叶子长形，紫色花穗，生长在水边，茎可编席箔，以其独特的情态和气息，成为秋天经典的物象，成为秋天的咏叹调。

荻，以柔为美。从茎到花，纤细而文雅。秋天的天空彰显着一份深秋的明澈。晚秋的风，吹出一份清明和凉爽。风吹过，丛生的荻迎风摇曳。荻花初开时，花透着淡淡的紫红色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到了深秋，所有的荻花便白如雪花。尤其是在晚秋，萧瑟的秋风中摇曳着空灵的荻花，就好像一首流畅的小夜曲，舒缓又不失典雅。

花盛季节，花开如荼，映水而放，远远望去，如星河密布，玄远而飘逸，发幽思之想。远远望去，美妙的簇簇荻花拥连成片，随轻风起舞，犹如夏日的麦浪，柔美如丝绸般滑腻。阳光折射下起伏的曲线令人陶醉和沉溺。

黄昏凄美，荻花，映着灿黄的秋阳，那些细细的茸毛，像层光晕，神圣且富有诗意。摇摆的花穗好似少女的秀发，飘逸自如。风起时又像海浪弯腰屈颈，再伸展双臂拥抱眼前的风景，一层层，跌宕沉浮，势如大浪淘沙，卷起千

层思绪。

荻花与世无争，从不炫耀自我，淡定而居。荻花，花穗下垂，呈烟花状四面分散，荻花的白是花白，像暮霭降下之前微茫的天色，有些苍凉，又有说不出的温暖亲切，犹如家中长者两鬓的白发，让人想伸出手去抚摸，想把脸轻轻贴上去。芦荻的茎为中空，花开顶端，荻花开后总是很谦虚地弯下腰，像在喃喃私语。喜欢她的优雅、低调与内敛、大气与豪爽。

荻花的花期很长，种子随着风飘舞、旋转到任何地方。荻花从不矫情，以强韧的生命力无所不在地生长，哪怕是萧瑟的寒冬，四野凋零，它依旧保持着最后的尊严，遗世独立，昂扬中蕴含着静穆大气。

踟蹰秋野，秋风瑟瑟，使人不免生出岁月荒芜、人生寂寞清冷的感慨。偶瞥一片洁白荻花，心头温热，像似看到心之所系、遥远又亲密的故园。

秋日闲暇，再一次穿越荻花丛，抚弄一下如絮的荻花，仿佛听见了童年的欢笑声萦绕于耳。摇曳的荻花在秋风中洗涤着夏日的尘埃，着一袭素白，握一柄长剑，舞出别样风情，舞出斑斓流年。

“秋风忽起溪滩白，零落岸边芦荻花。”看春华秋实，荻花在岁月中摇着流年的梦。深秋晚风中凝望雪白荻花，我觉得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存在，每一个认真活着的生命都值得尊重和仰视。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
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